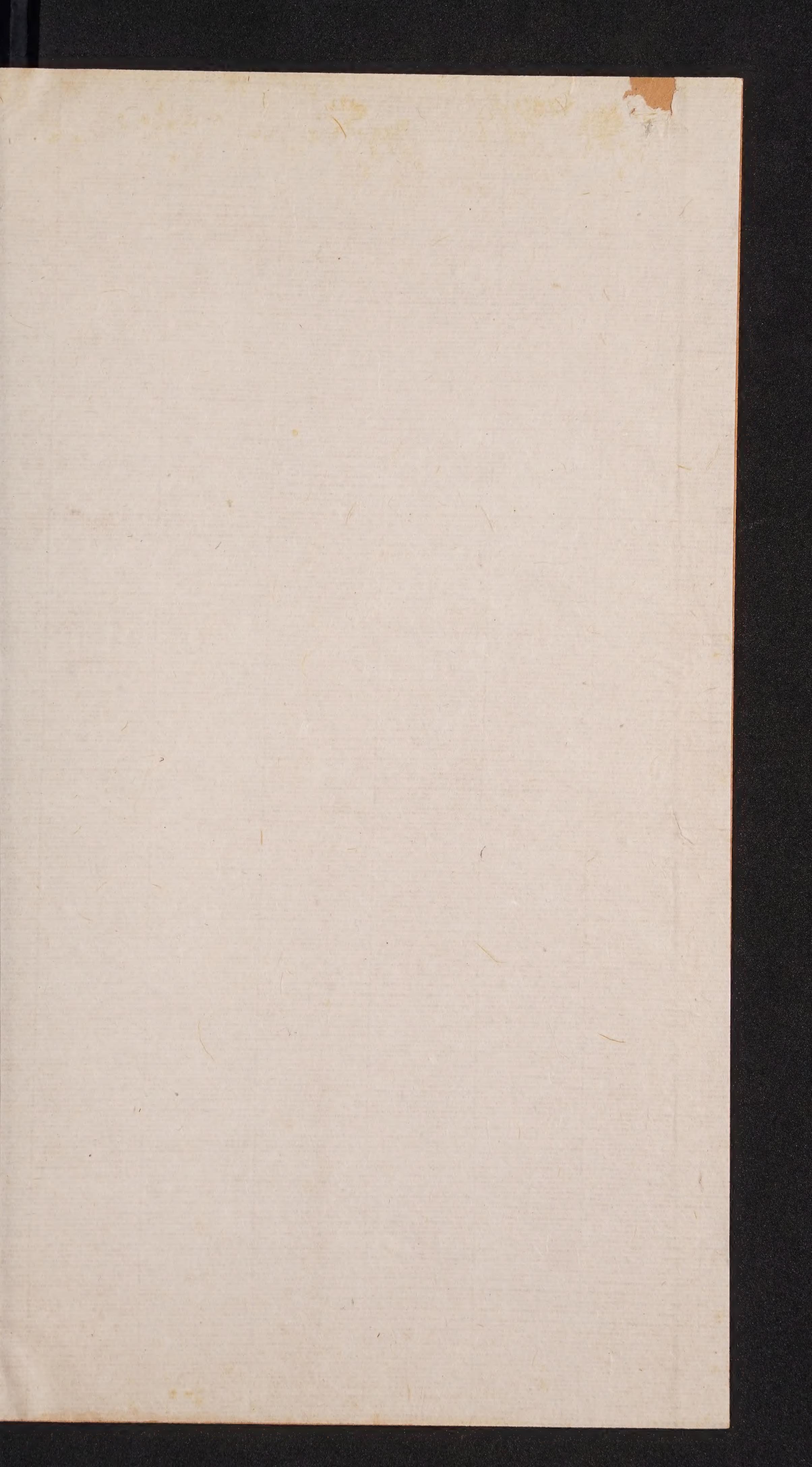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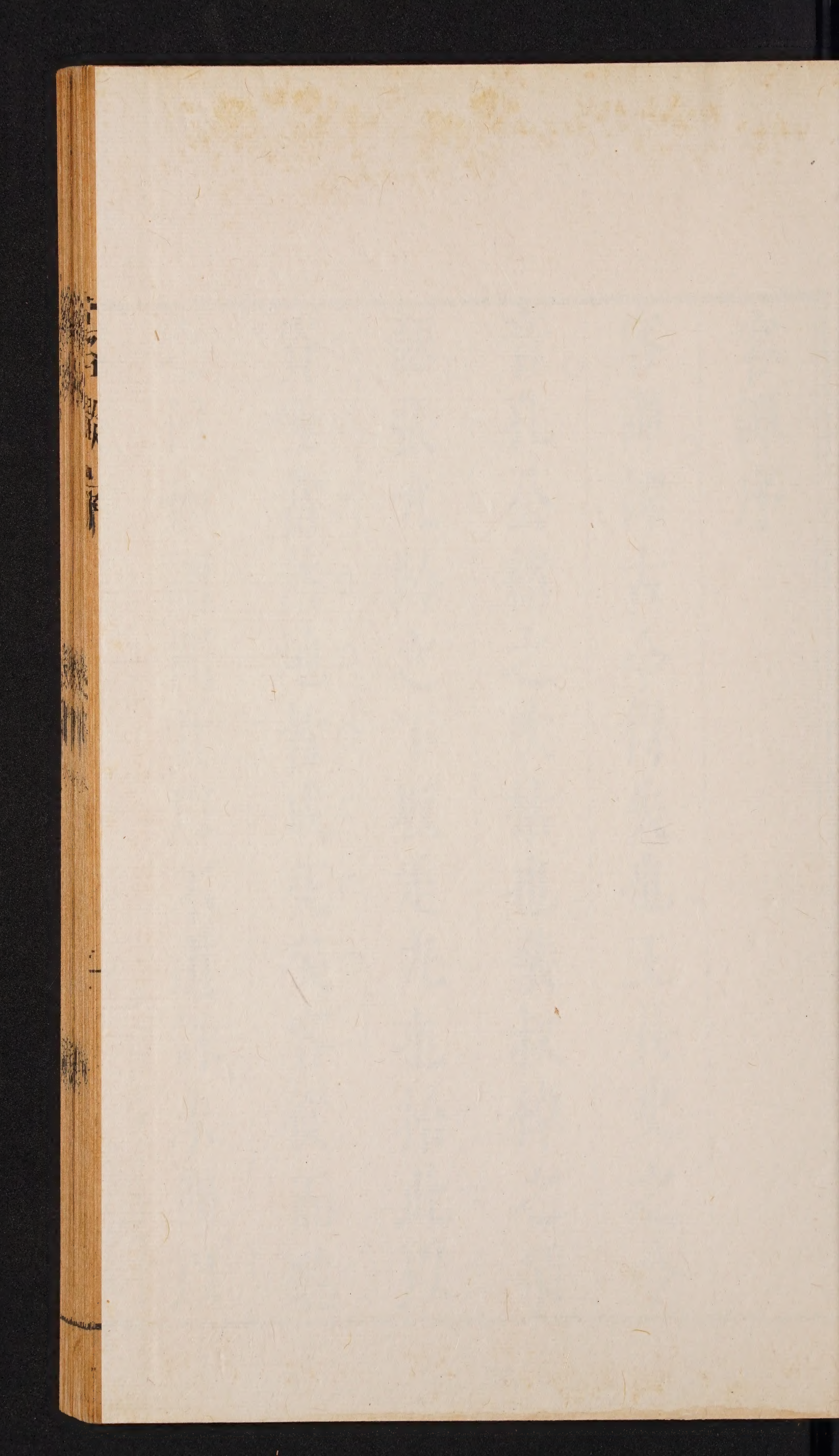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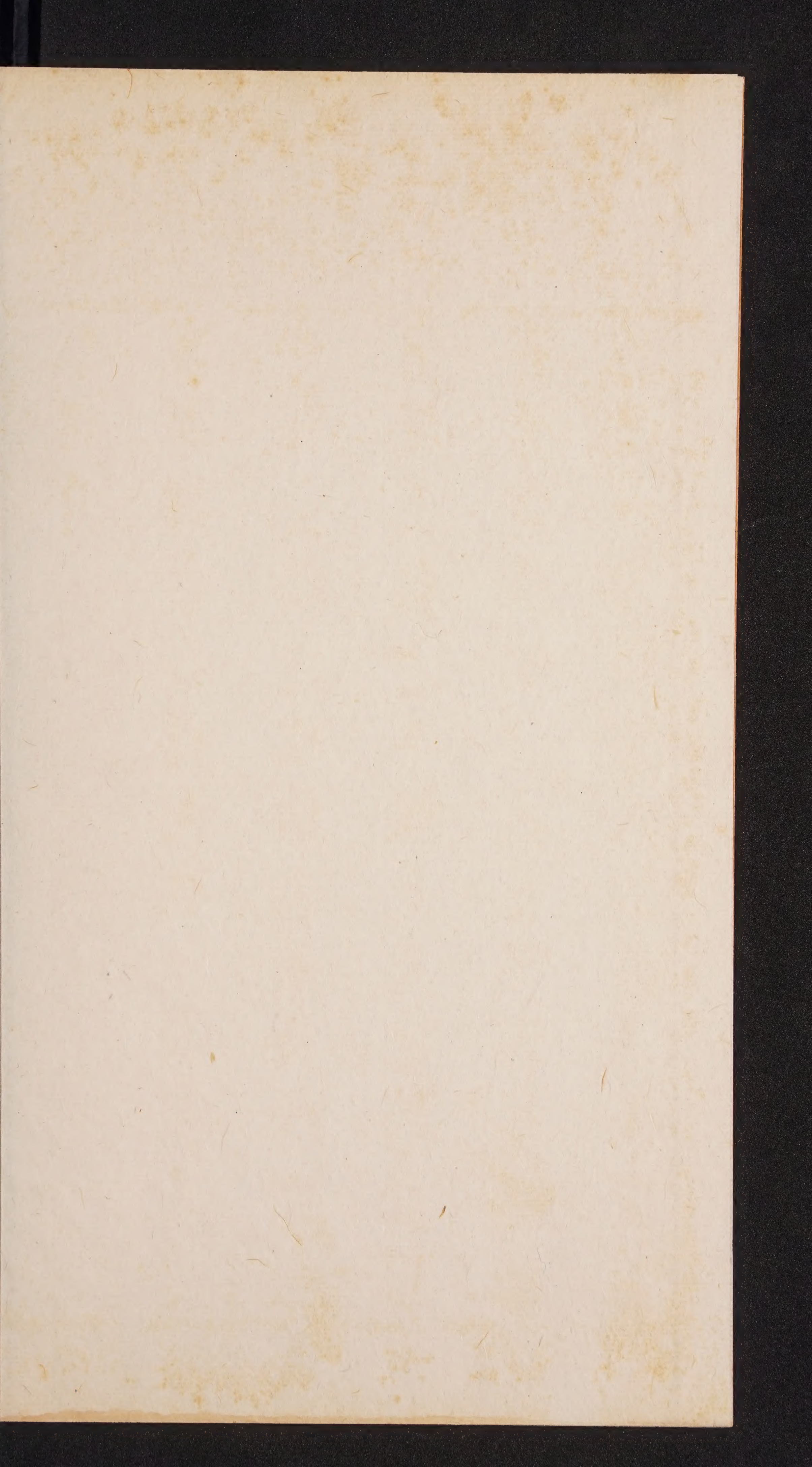








客譚序

客譚譚古今得失也王長史之令音孔公緒之吹枯也裴叔綽之琹瑟張九齡之下坂走丸也拾此以資唾當落地皆成花矣客從而聽之曰如謂聞其以不道誅未聞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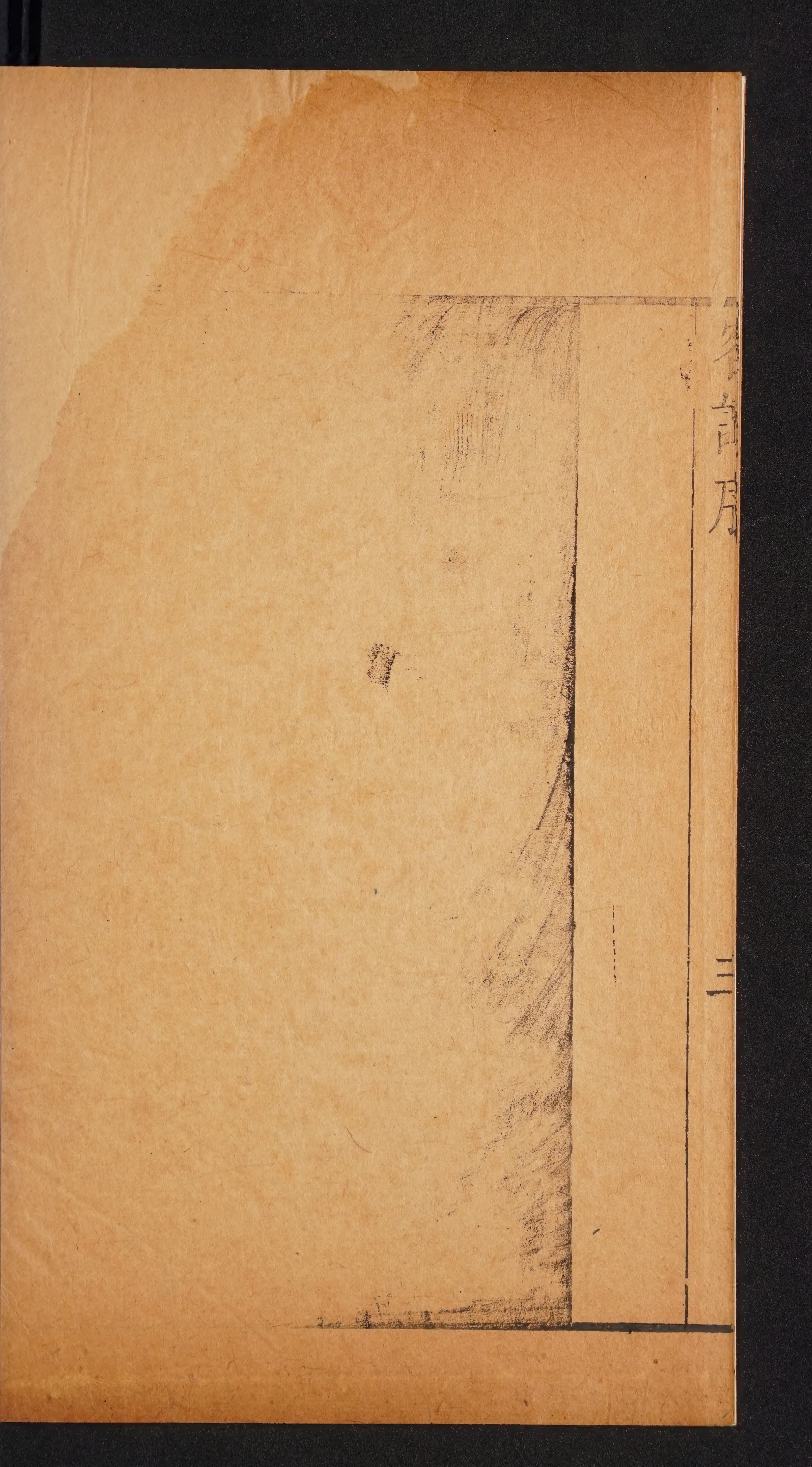
道化人佛將藏入蠶繭乎如謂可同死不能同爲仙世無有骨神仙乎如謂讀之者鮮奚以爲秘太乙藜其無色乎如謂山水向人鋪說無異好聲美色指畫形勢者其猶有蓬心乎如謂畫龍可飛則畫人

可生水晶屏上美人不悉下通名乎如謂以淸爲苦斯寡廉矣氷蘗聲不得爲淸白吏乎如謂躭咏遣愁無憂溝壑非無聊遣貧之方乎如謂太玄能易是亦伏几襲裳而字仲尼一畫之外不皆擬乎如謂

使有是草則唐虞無事相儆以兩朝而委之一草乎如謂難于止酒易于爲盜其爲畢吏部作愆乎如謂晉之士而賢也則何必痛心于靈漢靈之無道竹林人可撓乎譚何容易誠再聽之聽之復如裴僕

射譚名理混混有雅致也張茂先
論史靡靡可聽也乃知敬以莊則
言于朝廷文而序則言于祭祀弁
氣折聲則言于軍旅言于客自應
爾爾也所以爲客譚也

仙臞何偉然題



廣快書卷十一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十一錄客談 選方弘靜本

王方平語麻姑云姑故年少吾了不復為此狡獪也已不能忘狡獪伎倆而以真實望人不已拂乎

張子房之為韓諸葛孔明之為漢一也子房已

滅項而孔明未能動魏其勢不同也漢猶存正統而韓無可輔其時不同也赤松之託出師之表其主不同也三代之士百世之師毋輕議哉

諸葛孔明好爲梁父吟蓋古有是調也二桃三士之句未必爲孔明所作註者又謂三士以擬孔融楊修禰衡穿鑿甚矣操所害天下士亦多矣豈獨三人哉計孔明南陽抱膝時正平式未死也註家每如此使祖龍見而火之詎爲過因

憶李白詩一忝青雲客三登黃鶴樓少時見一先輩談及李白詩曰近浙中有註李詩者頗詳且刻本甚佳書正在案上余偶閱之一忝改爲一黍註引殺鷄爲黍余請正于先輩曰此句黍字頗明別本多不誤而以爲黍又從而註之何耶先輩云彼或有據余不敢對唯唯而退

僊戒淫殺薄滋味而王方平與麻姑各出行廚金盤玉盃無限美膳又擗麟脯行之何爲者耶

妄道士夸誕云爾而儒者據信傳之以滋惑後人可罪也

蘭亭序天朗氣清評者謂似秋景非也夫春游美矣又兼清朗故爲佳也若秋時則此語不必敍矣

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之得其皮膚也顏大保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得其心肺也此可以論文

考工記之文奇玅矣。必曰退之俯首閣筆退之可輕視若此哉。古文之復實自北地而諛于鱗者。乃曰北地生遽敢比乎。乃稍稍知之耳。後生于先輩可出此浮薄語哉。此退之所以有蚍蜉之嘆也。

有人於此。舍其文軒。而願鄰之敝輿。舍其錦繡。而願鄰之短褐。舍其粱肉。而願鄰之糟糠。則謂之愚惑人矣。今之儒者。舍六經而攻異端自名

爲奇惑耶愚耶

佛所按地爲寶莊嚴土即費長房所見壺中境也噴火吞刀數里之霧咫尺山河妖人往往能之聞其以不道誅矣未聞其以道化人也

文士諛墓中人昌黎不免姚祟之料張說從來已然今甚至以潤筆未厚以生平有未愜意而隱語含刺則薄又甚矣必也稱其善而不溢其庶乎

夷齊耻食周粟。義不仕耳。猶云不志于穀也。士固有窮餓時。採薇而食之。理之所有也。天生五穀以養人。粟之不食。何居。好事者因又曰夷齊斃淑媛之言。謂薇亦周之草木也。此負石沉河之談也。奚足信哉。

漢武宮人麗娟。帝甞以衣帶繫其袂。閉重幙之中。恐其隨風而去。麗娟以琥珀爲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云骨節自鳴。成帝令侍郎馮元方持

準放之四海而準則無佛矣異哉二子乃以妻與肉之爲累也

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拾其勝會向人鋪說無異好聲美色余謂水心之文鄙矣山水聲色仙凡之界也胡可相較其猶有蓬之心也夫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眞的對也一窮年不得一矢口而應乃其遇合有默定者耶昔人云覔句如掘得玉合子底必有葢在精

思之耳。信然。

王世裕夢人剖其腹。引西江水洗其腸胃。余謂人心之靈大矣。神爲洗之。將何所不詰。而儻儻西江籍耶。劉勰之夢仲尼。蓋以重其雕龍。雕龍小技。惡足致先聖見夢哉。余未之信也。

林鳥以朝嘲。水鳥以夜咬。陰陽之化。生物未有外者。

壁魚入道徑函中。食神仙字。則身有五色。人得

而吞之可致神仙此妄道士欺誕語也夫人有仙才者一言可以悟道苟其不悟則終日假吾何益而蠹蟲乃以食字而仙乎陋儒知守訓詁而無所自得璧魚之喻乃非虛矣

退之平淮西碑從唐事起正合雅頌體耳子厚以爲冒子非也潘安仁代贈陸士衡乃從伏羲起則冒子矣

志異者所謂非時之果不足異也今人藏果至

隔年者。常事耳。安期之棗如瓜。王母之桃如甕

可得而見乎。　左慈之龜。初平之羊。幻者往往
能之。非神也。韓湘頃刻之花。則誑也。湘蓋退之
沒後登第。未嘗離其叔而仙。安得花中有藍關
之句也耶。

張僧繇畫龍點睛飛去。此理之必不然者也。畫
龍可飛。則畫人可生矣。徐景山畫鰡而致獺。未
聞畫獺爲獺也。葉公好龍而龍下之。未聞似龍

有為真龍者也。曹再興落筆成蠅。吳生疑其真而彈之。未聞彈之而去也。昔有畫牛者。晝在欄外。夜在欄內。非僧知海外異經志之。則將曰牛自能出入矣。桓玄竊畫顧愷之畏不敢言。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此僧繇之龍歟。雷霆破壁。壁與畫壞。不則或竊之。若蕭齋之類。葢有之矣。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文吾猶人也。老子之文。猶有意于奇。莊子則馳騁矣。荀子則藻繪矣。楊子

則彫篆矣。孟子之文。猶風之行水。不作意爲奇。是以過諸子也。民有饑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稺。民有凍寒之傷。而女以錦繡綦組相稺。此管子之所謂逆也。其治國之端可知矣。今之長民者。曾念及此乎。禁侈之令。懸于象魏。而踰度之貨。陳于街衢。晃衣裳而過者若罔見也。葢曰簿書非所急。殿最非所與。俗已成矣。何硜硜迂論爲。故不營營則泄泄。營營則謀其私也。泄

泄則不恤其公也管子而非愚人也則可不寒心哉

徐節孝避父諱不踐石令人負之過橋此負者又可令踐耶雖曰不要名吾不信也父名仁子將不得爲人昌黎之辨確矣而時不謂然惑亦甚哉

三都二京詞人之作無關理訓也何謂五經鼓吹耶其視神女洛神爲愈乎爾

韓信得食于漂母而報之千金此烈士之爲也

劉真長以歌嘯悅老嫗而飽其豚巳足羞矣及爲吏部郎超用其兒是以官市豚也惡乎可其免于官邪之罰幸矣而目之曰賢哉

韓賁美人以其金事秦説者曰賁美人不如止淫用也夫止淫用要矣能止淫用者必恭儉之君君能恭儉者必能自強秦可以無事奚至賁美人哉且金安可以親秦秦之欲非止于金也

吾甚悲夫後韓者之不知鑒而以歲幣亾也

甚哉梁武之愚也犧牲可麪乎是欺祖也捨身而贖佛以貨取乎是欺佛也篡其國捨其身是欺天也三欺者胡可以爲君吾聞仁人驅猛獸而暴汙則禽獸至若果不殺也是率獸而食人也其餓死則不血食之孽也臺城非寺中其可贖乎若武者可以垂戒百世矣而猶有以梁王懺欺愚人者

余嘗擬鑄金使民知神姦曷若刻木而布之之易也豈神物亦自厭其狀不欲露聖人知其情故鑄之于鼎而不懸之象魏耶溫嶠牛渚犀照之事非誣歟孔子所以不語也曰敬而遠之

司馬相如之賦漢武恨不與之同時及狗監薦之則不用也漢武英主也其文雖工其行無取其材不足以經世也而世悲其不遇過矣楊子云壯夫不爲其見道之言與

孟嘗君之好客客眞鷄鳴狗盜者耳身死而諸子爭立滅無後彼三千餘人曾有善畫可以託六尺之孤者乎何其亾之速也其所好者無亦葉公之龍也

事有不可以示人者堯母名門而思子之臺起矣事有不可不以示人者雍齒封而沙上之謀息矣禍之生有胎也絕其胎禍何自來哉事以豫立以寄成不豫不寄而示人以疑禍之本也

晉之和戎也制和者晉也其和也利有五害無一焉魏子其善謀矣而悼公能志善矣爲而不霸六國之和秦制和者秦也秦以和愚六國而六國自撤其藩以入于秦宋之和金制和者金也金以和愚宋而宋自折其棟以厭于金其和也利無一焉而不勝其害安得不亾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可以鑒矣

魯施伯知管子所在國必霸鄭叔詹知晉公子

必得國智矣而其請殺之則不足稱也夫管子天下才也知之矣而不能爲天下惜之乎何其不仁也齊惟無桓公耳桓公而有霸心焉其無佐之者乎夫管子猶能親魯齊之霸未爲魯憂也而何以欲其死霸者桓公爲盛其優于晉文哉文之霸而詹也幾不免于亨矣遠哉楚子之度何其近于王也我之不修是懼修我而已焉用殺天所胙者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由此言

也。范增之疽何宜以沛公發哉。豎子固不足與謀。雖微沛公終于敗耳。增之以疽死。恨其從之不擇也。去之不早也。可也。

今夫儒服而賊夫儒者有三。一曰畔儒。樹二氏之幟。以簧鼓喜名矜異之士。謂其道玄妙無上。而孔孟之言特詳于下學云耳。此白晝大都操戈入室而無復忌彈者也。一曰間儒。以先聖之道。不可易也。二氏之說不可勝也。合而一之。姑

以惑世使學者無深拒焉而且駸駸入于其中而不覺此策士所謂辟卑而進爲二氏間者也一曰竊儒陽講孔孟之學而陰宗二氏之旨指之曰禪則深避其名而厭然揜之其徒從而推之曰此聖學正脉也二氏之道去聖學非遠也所異者幾希之間耳此以詩禮發冢行之暮夜而憎東方之明者也斯三者其說盈于天下矣春秋之作非惡夷也惡夏而夷者也孔子曰政

乎異端斯害也已異端之害猶可言也儒而異
異而儒其害何可言也
今稱人清苦清有苦乎伯夷何怨原憲非憊顏
子屢空不改其樂未聞苦也惟以清爲苦斯寡
廉矣志士所以不忘溝壑也
今之君子何其好爲異論也雲長之敗謂孔明
以計殺之又謂岳武穆主戰而其後不昌檜主
和而秦氏貴盛是何言也檜無子史載之矣今

之秦肯以檜爲祖乎。

章介菴亥云。每思世間一種奇絕人物。其器大。其識遠。其所任者天下之重。平居退讓茹納。不自標揭。不以小小順逆爲喜慍。眞若朴學無用。及事會在前。河翻嶽立。莫之禦也。旨哉斯言。士當如是矣。

司馬子長之敘事。百世如目前。非獨其詞美也。其所錄近實也。諸子所載。多不情。使人掩卷而

不信。今之操筆者。則益甚矣。幸其詞游。識者知

其誣。未可以欺後世耳。說苑齊景公聞晏子卒。

急于赴哭。以車爲遲。下而趨。知不如車之速。則

又乘。此至于國。四下趨矣。此可信者乎。國君也

而若市人。諸子之言不情。此類多矣。然記者欲

明景公之好賢。其心則然也。不若今之爲鬼爲

蜮。有無無有。何以觀之。憤世者。乃思祖龍之火

矣。

太白好談仙，仙固有嗜酒者，何其綣綣于色也。飛龍引詠黃帝之上太清也。當時佐命元臣舉無所與，而短章數語，惟曰宮中采女顔如花，曰後宮嬋娟多花顔，曰長雲河車載玉女，鑾車遨遊樂不可言者，惟此之從而已。雲臺歌與天語者麻姑搔背，玉女灑掃，侮玩若此，恐方平鞭不易得焉得仙。太白持才侮世，乃無不侮也，非真能好仙者也

漢武之多慾猶云棄妻子如敝屣太白孜孜慕仙拙妻好乘鸞嬌女愛飛鶴乃欲舉家俱仙仙可易求若此乎過屠門而大嚼貴且快意耳

孔子之好古也而云删詩書書删矣而孟子猶不盡信也李斯也胡不删之而遂焚之宜其具五刑也若删其不可信者存其可信者誰則非之今之書何可不删也

孔子沐浴請討未嘗出師孔明前後出師不必

平魏仁人者正其誼而已矣
春秋戰國之世殺人盈野人亦輕其死易牙殺子吳起殺妻吳人殺子以爲鈎侯生自刎以送信陵視之若草芥耳聖人傷之雖仲由之結纓猶曰不得其死蓋重之矣秦之無道君子去之惟恐不亟乃以諫死者二十七人而茅生以成其名要之不足取也比干伯夷之死孔子稱之曰仁由也不知其仁也聖人之意可見也故曰

可以死可以無死夫可以死則爲成仁可以無死則爲傷勇苟生苟死君子不由也

曹王之作近十九首非擬也士衡擬之而去頗逵鍾參軍一字千金之評殆溢美矣氣少于公幹文劣于仲宣斯爲知言

王荆公以杜詩後來莫繼信矣若子美第一太白第四無乃太遠子美憐君如弟兄之句正可爲二家詩評耳或謂杜稱李太過反爲所誚不

然也斗酒百篇遺逸多矣韓退之時已有泰山豪芒之慨當時相贈答者可盡見耶太白雖天僊之才豈無心人黃鶴樓推崔顥不啻已出乃輕子美耶或又以杜比李于庾鮑爲輕之又不然也庾鮑豈可易者耶文人齊名如李杜之相得者足爲古今美談後人乃以浮薄意妄測前賢耳

七夕牛女人知其妄而詞人詠之不能忘奇耳

蒼梧王乃使楊玉候之不得懼死而弑凝人詭夢爲害至此

晉宋之際貴道家之言吟諷滿紙不出五千文耳鍾參軍云殆無詩乎詎不然哉仲偉梁人也齊梁以後華綺之可厭甚于淸虛非特平上去入爲傷眞美而巳而沈休文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王元長謂自古詞人不知之言之不作古人往矣來者可誣耶

王子晉年十七天。淮南王以畔死。史載之甚明。而世以爲僊。老子死。秦失弔之。乃云不知所終。即不知所終。必有終也。遽可以爲不死耶。

詞人大言自東方生以來。世不爲怪。然亦勿令人洗耳也。氣揮屈賈。壘目短曹劉。墻欲賈其勇。而窺其好。可道者也。若掃梁園之羣英。枚馬輩可易掃者哉。王逸少張伯英以爲淚得名。今又千餘載。孰稱之者。

士不至饑餓不能出門戶不宜言貧杜子美囊惟一錢食栢拾橡窮甚矣及卜成都草堂有高下亭臺酒有舊醅鵝鴨長數茗飲蔗漿水檻扁舟色色畧具亦足以貺詠遣愁無憂溝壑也

危亂之世非無義士也吾于春秋得一人焉趙襄子舍子而立兄之孫是太伯之德也楚漢之際得一人焉周市不肯爲王五反而立魏後是伯夷之義也趙襄彰矣世鮮知市夫士可以成

敗論哉。

淮陰語蒯通曰。覩子與諸郎談論。如駑駘駕車。使驊騮開路。非容易追逐也。使人心服。夫蒯生豈非天下士哉。而三分中立之策。不忍聽之。淮陰可謂無負矣。奈何良弓不藏。而與狡兎同盡也。子房之智。非過于鴟夷。漢高之猜。猶愈于勾踐。是以赤松可與遊。而五湖所必泯也。

自黃帝蚩尤以來。戰之大者。其楚漢之際乎。漢

之入關何易也。羽勍敵也。三傑輔之。羣策羣力屈焉。乃克有濟。光武則事半而功倍。銅馬赤眉。幺麼之輩。非敵也。然猶艱危幾殆者屢矣。曹瞞取天下于羣雄。非取之于漢也。猶可言也。若司馬氏則穿窬竊鉤者耳。吳蜀昏昧。覆亾自宜。奚足揚武。嗣宗廣武之嘆。意或在是也。赤帝既天授。魏武亦非豎子。阮公雖放言。豈憒憒者乎。

嶺外峰多奇。如劍如戟。參差連亘。京華名園假

山彷彿之以爲勝賞而子厚乃云海外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則此邦盡爲鬼門可畏也哉苟能以名園假山觀之日在畫圖中遯世無悶矣何爲以身殉之自使重傷乎

古之風人不能無怨而聖人曰可以怨謂其怨而不至于懟也雖跼天蹐地猶不失溫厚之度焉椰子之辭曰貪愚皆貴險狠皆老謂弔宜賀謂天反榮人之君子天必厄之人之小人天必

祐之。怨且尤已甚矣。其何以免。孔子曰。晏子賢大夫也。又稱其善與人交。而記乃云。景公欲封孔子。晏子沮。余以爲必無其事也。是時齊將爲陳氏矣。晏子固憂之。而曰惟禮可以已之。孔子用則禮以爲國。而公室張矣。此陳氏所不欲也。而晏子乃曰。當年不能究其禮。晏子而愚人也。汙不至此。意晏子必能稱孔子。景公欲以季孟之間處之。而曰吾老不能用。益

梁丘輩在側。陳氏爲政。其沮孔子必力矣。奈何以誣晏子也。

楊子雲言貌不能動時人。而讀其書者千載如見。君子苐恥過情之譽耳。何能勢諸名卿哉。觀子雲書中。殆有不能平者。其曰伏几襲裳而字仲尼。仲尼乎。羊質而見豺戰矣。荅惡僞之亂眞也。雖然。子雲既自信矣。而當時亦有知之如桓君山者。何爲爲莽大夫也。蜀嚴沈寘非其鄉人

乎。或曰莽之無道也彼以爲道。未詘詘其身焉。噫是爲之辭也。夫謂子雲而不能去不可也。去也豈俟莽乎。莽之誅漢豈一朝夕乎。太玄擬易而作者也。不知易惡用擬。吾未能知太玄也。而知子雲之不能知易也。夫子雲既不能爲嚴君乎矣。即不幸爲龔君賓。朝聞道而夕可死。猶未失也。邴曼容知時事日非。爲官不肯過六百石。雖未及嚴氏。庶幾哲于保身矣。子雲之解嘲自

鳴其位卑耳不能爲曼容惡能爲君乎不能爲
君乎惡能爲君實夫此三子皆子雲所不能也
而徒以法言能論語太玄能易耶是亦伏几襲
裳而字仲尼者也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交譏
世士甚病其言而子長何以稱也夫儒俠可同
日而論者乎今夫倚法爲市以賄成政恣欲扞
罔游俠所醜者固冒儒名有以夫韓子之譏之

也。奚病焉。子長以感慨上書得罪。貧莫能贖。交游莫救。乃發憤爲游俠立傳。其歷舉賢聖之遭菑遇害者。而曰緩急所時有。亦可悲矣。誠辭知其所蔽。君子之于言無所苟也。洙泗之間誾誾者有是聲乎。班氏許之得矣。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之知天也。夫孔子非恃術數之學。又非諉之無可奈何者。其所

以知之必有以也。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旣聖且神矣。而有不知者乎。是以曰百世可知也。知其理也。數在其中矣。後世如張子房博浪之擊。漢門之會。豈徒僥倖行險者。夫錐雖誤中而足以震動天下豪傑之氣。起而亾秦。神奪之矣。鴻門之羽也。增也。伯也。料之固審。可以會。不可以戰。蓋亦近于知天知人者哉。夫羽猶有度。故曰何以至此。而伯能扞莊。增之玦無庸也。雖然沛公

之閉關誤矣子房不與知耶其後彭城高會於
法宜亡大風解之則天幸也楚漢之際漢屈羣
策無遺慮矣閉關小誤彭城大誤子房在行何
以不諫也豈非共安樂之難非獨勾踐耶項羽
方張彭城豈安樂地遽爾高會故曰大悞乃若
四皓之徵赤松之遊難以言矣功成不退自昔
危之鴟夷之汎湖子房之辟穀其斯以爲哲也
鹿入林中虞將獲之奚燔爲其出也從而焚之

是瞽之闇也晉文燔林而求子推必無是也夫介子奉其母隱矣使以燔死則匹夫之諒無取焉耳且如毋何晉文之殘甚于紂矣焉能霸故曰燔林之事必無也使其燔也介子必不死也寒食者謬耳

漢之王巴蜀也而不從家室何以示羽無東意也彭城去沛近矣乃收美人置酒高會太公與呂后求漢王而遇楚軍為天下不顧家宜如是

乎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詩所以詠古今也

漢之入彭城疾矣其文告之辭乃曰南浮江漢以下所以玩楚也

聞人說長安好則向西咲然身未到長安何由知其好今註杜詩者不知其出處何以知其工第知是杜詩則極賛之耳此何異聞長安而笑者耶

或問豫讓曰讓者其游俠刺客之倫乎不足尚

也。知伯之無道。樂所以亾而以國士遇讓。讓苟能輔之以道。使不底于滅亾。斯稱國士矣。趙氏無所取罪。已并范中行。又欲并趙。且及韓魏三家者。合從而覆之。自其宜也。讓負國士之遇。而弗能救。雖死之。猶溝壑耳。而以剌爲賢乎。襄子舍之賢矣。舍之而不能死。死至于再。何無耻也。若讓者。所謂無四端之心。不足尚也。

聶政荆軻。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

非可與圖國事者也政之許嚴仲子者其事成
矣忘其身以及其姊奚足道哉軻也即能刼秦
王秦王能爲齊桓乎夫曹沫可能也齊桓之不
背盟不可能也秦之無道于盟何有恣怨助禍
必矣使能中秦王遂能弱秦乎聲罪報怨師乃
有名旦夕易水耳而謂秦之國無兵乎鞠傅所
云西約南連北購者誠善然天下將定于一方
假秦以驅除天所命也惡能違之况又不能須

史乎燕丹之愚不足與議而鞠武田光荆卿皆非恒人何其慮之不遠也其後博浪之錐震動天下陳項因之而起秦之亾端在此一擊此與僥倖發憤匹夫之勇者殊科矣

指佞之草觸罪之㚔好事者志之以爲奇知言者不信也知人之哲惟帝難之明目達聰詢事考言若此其競競也乃曰何畏乎巧言令色誠患之矣使有是草則唐虞君臣無事相儆一草

可以正百官何急務親賢哉皐陶之爲理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刑措而不用寧有僭濫而假一羊乎。吾聞犬吠堯矣。羊之智將無異于犬。寧避豪賢。殆偶觸者有罪。遂傳之耳。頃南刑部有隸素害人。鹿觸之腸出而斃。人以鹿爲有知也。是則羊之類也。嗟夫世之下也。喜佞而惡直。曾不若草也。黨邪而害正。曾不若羊也。好事者是以志之。

韓延壽閉閤思過而郡治嚴翊亦閉閤思過而郡亂一明一昏故事同而功異也爲政者當隨其時因其人養苗者必去其莠若皆可舞干而格則四凶之殛過矣皆可彈琴而化則兩觀之誅苛矣天地之化春生秋殺皆所以養物也故大德曰生聖人之治仁義並用皆所以愛人也故曰得天下以仁

先主始有蜀而釀禁甚嚴其養民之規摹見矣

漢制三人無故羣飲有罪惟賜脯耳今律有酺
酒之條而飲鮮不酗一飲之費可十日飽奈何
勿禁余自有識見閭閻日貪而酒肆日多惰游
惡少可無飯不可無酒難于止酒易于爲盜矣
酒誥可不讀哉

君山仙人酒得飲不死甘州仙人樹饑即食之
飽不得持去此皆好事者志之耳人可仙耳酒
與樹幻而能存耶山中有仙人茶者隨在有之

咀之可以止渴使好事者飾之亦樹與酒之類矣

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是以有七七之說蓋爲之說者也生死者氣之聚散不散不死禮之有復也孝子之情也致其情而止矣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宜其有僕射也

子美寄命于人而妄輕其父其免幸矣或曰登

狀之語掛纓之事皆誣也觀其詩則始終全矣其然歟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故有士相見禮而無庶人禮夫田野之間非無禮也樸而無文何有于郁郁乎禮失而求諸野言文之弊也不如其野也是庶人之禮也乃所以明人倫者上下同之寧遺庶人哉

五代史以爲勝于史記固妄而用修謂不足爲

司馬家奴誑之爲欺天罔人何甚也抑亦三國志之亞乎錢氏之重斂五代史志之而弘左復境内稅三年通鑑記之前後不相掩也惟其蓄積十年故可寬其民耳用修乃謂挾私怨爲褒貶何異魏收輩毋乃喜于指摘耶

狐父之人之壺漿也正萬章所謂禦者也而列子曰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矣夫列子

之析義未精矣。周之粟尚恥食之。邦無道不食
其穀。志士之操也。而盜之食爲可食乎。列子嘗
餓于鄭圃矣。而不受鄭子陽之粟。鄭君則所謂
今之諸侯者也。君之粟則不受。盜之壺漿則謂
可食。是悖也。然則爰旌目之事。非列子之書也。
四豪惟魏公子賢耳。卽其停車爲抱關者步從
博徒賣漿者游。皆天下士也。其責公子趙駕歸
魏。非儒者不能。豈戰國策士之流哉。孟嘗輩斯

下矣。

董仲舒與公孫弘書。願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始何勸漢王入蜀。固謂養其民以致賢人。而終以求賢相漢。其爲一代宗臣。宜在是矣。而史不能發。可謂識其大者乎。然其時未聞有大賢在朝。稱儒宗者。乃叔孫通耳。世寧無賢。殆求之非其道耶。其所習刀筆。固不足以知賢者耶。

嘗疑孔子作春秋。胡不使游夏傳之也。春秋天

子之事。知我罪我。有深義焉。故曰。吾志在春秋。非游夏所能賛也。其言微而顯。又非可以露布示人也。在人賢者識其大。以意逆志。協諸理而已矣。左氏之失誣。非孔子之志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文莫吾猶人。游夏列文學之科。豈辭不能工。而所著于論語者。則達焉耳。安所見奇與葩也。左氏葢文人也。非升洙泗之堂者也。且孔子之志。孰從而得之。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春秋者聖人之權存焉後世有可與權者斯知春秋矣權者純乎理者也純乎理者經也故經權非二物也微子去比干死箕子奴奴者封于朝鮮去者封于宋其與死者異趨矣孔子曰殷有三仁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栁下惠之和道不同矣孟子曰其仁一也孔子與管仲之功曰如其仁而小其器南巢之放牧野之誓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於衛必也正名佛肸公山氏之召欲

往見南子皆所謂權也故曰予所不者天厭之權者純乎天者也純乎天者純乎理也此之謂經綸天下之大經分之合之左之右之無不宜之故曰經綸

方言諺語入唐入詩今奉之若經典乃六經字輒謂頭巾不亦乖事

論文者曰文猶日也古今無二日也而今日非昨日則常新矣故意同則辭異辭同則意異是

以謝朝華而啟夕秀也如詠妓詩用周郎事一曰懸知曲不誤無事畏周郎一曰不應令曲誤持此試周郎一曰周郎不相顧今日管絃調一事也而新意各出擬議以成變化文之用也

子路以行三軍自許孔子弗與也求也退志于足民耳未嘗言兵及與齊戰而克則曰軍旅之事學之孔子孔子嘗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曰我戰則克而記者曰子之所慎戰夫惟慎故

克豈以行行無悔其死者哉

蘭亭敘昭明不選殆非以天朗氣清四字夫當食不嘆以哀樂有時方一觴一詠極耳目之娛而談彭殤近于不倫矣其文直寫所懷而不事藻飾故爲佳也

太白詩中好言仙非能仙也仙人殊恍惚未若酔中眞乃眞語

元亮勸農而讃田園不履似非稼穡本義且以

舜禹之耕稼伊尹之於有莘豈不學者耶棄為司徒后稷播殖豈不相為謀者耶夫勸農則耕勸學則讀是以士為士農為農也方志于學而請學稼遲也鄙矣若稼事方殷而曰下帷不見臧獲之亡羊者乎

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其時相去未遠殆有徵也班史以司馬氏未言而闕之夫記事者以其有繫于世何言可且乎是其家乘也班

之識不及司馬哉。

漢世自董仲舒言陰陽事應。其儒者守師說之泥也。魏弱翁爲相。以天子四時所服爲要務。丙少卿不問殺人而問牛喘。以爲知大體。夫宰相所以調和陰陽者在德政。德政之不修。是問奚侯牛乎。天子之德如四時之錯行者。必有以也。

昔魯公問西益宅不祥。孔子曰。政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知宅之不與。則知服之不與矣。故夫

拘泥陰陽漢儒之謬也

郭子儀窮奢極欲而史以爲美談是不聞季文子之相魯乎子儀者忠矣而未仁歟子文之忠夫子不許其仁有以哉或者曰子儀處危地者也天下以其身爲安危天下安而身危其自汙以求免乎蓋蕭相國之請美田宅也

書有不可盡信者謂盡不信則不可達者亦以理析之耳汲冢書稱桀放二十年乃死湯禁民

歌舞蓋以王禮喪之此其足徵者也乃諸子所云武王斬紂之首懸之而車裂之其誣甚矣

宋功烈之卑以議論多而詩格之卑亦以議論雖然議論何可廢也不曰好謀而成執兩端而用其中乎杜子美詩集大成即議論何損風韻余謂宋詩所不能爲唐者非專以議論故也自其風韻不稱耳

項羽之不都關中非獨念故鄉也坑焚之慘以

羽易羽自知民心不附又惡負約徒欲以三豎子塞漢使不能出亦愚矣彼亞父者識曾不及樊噲何望蕭張乎夫噲猶能諫增未聞有言也或曰增未必無言史所畧也夫不識天下之勢者安可以一天下舍關中而王彭城苟審勢者知其非策宜以去就爭之矣

杜子美志于風雅哉其稱人也不溢美高岑鮑謝太白庾鮑彼此無作可謂知言曹劉不待薛

郎中爲薛璩耶則若過猶可也先生有文過屈宋以許廣文屈宋可更過者耶吟詩許更過推讓前輩斯厚矣宋公者信未易過也

姚元之之智也其料張說明矣救時之相定于生前千載以爲公論何必求名于説説未能軒輕之也其遺令云周毀金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會戰齊滅周興此其言足以傳矣而何假于説之文也惡在其智也

杜子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得失寸心知夫知者不驚驚者不知語必驚人非其至也雲薄翠微寺孤村春水生驚者鮮矣韓子云小好小慚大好大慚楊子雲亦俟之後世耳

王丞相作女伎蔡司徒謨不說而去謝太傅碁功之慘不廢絲竹王右軍詒書規之叔世非無正論也風習之靡秉鈞者惡得不任其責晉之不競豈盡由胡耶

士之聚徒而談挾筴而遊者孟子所謂妾婦哉
成午之謂申不害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
重子於韓一有兩韓一有兩趙巳則利矣寧憚
傾覆人之邦家耶且其曰以之者詎爲有道耶
乃逢迎押闔以得之云爾非妾婦何哉髡徒者
曰儐贊僧佛法與蓋游士之術也豈其歸空而
总念也

龍門子言秦人申生者之險也始而餓于燕甑

屢塵矣或憐而薦之驟至要津卒乃噬其薦之者不遺力焉余幼而讀之曰龍門子其寓言歟世惡有斯人歟壯而遊四方則數見其人焉乃知龍門子非漫言也雖然勢衰而疎利盡而絕丁謂呂惠卿之流自昔志之乃余見之晚也

石鼓文於詩體則雅也升菴謂不當言文特改爲石鼓詩誤矣詩固文之一體也陸機文賦劉勰文心未嘗不論詩也棊操箕子操天乎天哉

欲負石自投河奈宗廟何奈社稷何此誠箕子之言也文王操鳳凰來游以會昌瞻天案圖殷將亾是以鳳至自瑞而服事之志不純矣文之至德其然耶故知諸子之僞撰以私心窺聖人也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詩之可以怨也臣罪當誅天王聖明韓退之得文王之志矣

唐明皇聞空中神語未必假神以欺天下葢奸黠道士有術以欺之而不悟耳猶漢武之若聞

嵩呼也若宋眞宗之天書則自欺欺人無可解矣

張南本謂同能不如獨勝藝士伎心固不足論然本畫水去而畫火賢於逢棠矣

張率爲賦頌虞訥見而詆之更爲詩示訥託名沈約訥便句句嗟稱人情輕所見重所聞久矣子雲之解嘲亦多事歟悠悠者其言焉足爲有無

阮嗣宗竪子之嘆葢謂操懿輩也其辭隱其志深矣窮途之慟其麥秀之悲乎陶元亮之詠荆軻微而顯矣故知高賢之意不在酒也逃于酒也

漢靈之無道也裸遊館何異桀紂哉竹林劉阮之風葢啟之矣晉之士而賢也則何必痛心于靈也

釋寶月竊柴廓詩廓子欲訟之厚賂之而止然

後世猶知有寶月耳未知廓也人固有幸不幸
奚以竊爲又奚至訟世之倩文者比之律則減
矣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耶
范蠡之去越其智不可及也何傷于忠屈原之
沉江其忠不可及也何論其過
詩可以與三百篇雖遠後之作者須存風雅之
意乃可名家杜工部所以獨步詞場也王子安
春思賦因狂夫之蕩子成賤妾之倡家是何語

夫狂而妻可倡耶。賓王代女道士贈道士李榮。汙翰墨矣。盧照隣亦有贈李榮詩。此可與遊者哉。

种放之母。戒勿聚徒講學。曰。身既隱矣。何用文爲。陳圖南亦曰。天地間無完名。名將有毀之者。然則放非能忘名者也。放之母。其子推之母也。自古明哲女人過于士人者多矣。乃士之務實勝者。何寥寥也。

張公超賓客造門車馬塡街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呂微之人躡其踪則已遷居此可謂不狥名者也彼以建旛而招者爲耻哉

莊生言盜有道直以文滑稽耳盜之道豈道耶彼豈以盜爲有道耶堯之是跖之非彼眞不知耶彼以玩世而世乃爲所玩猶夢者語夢以夢爲覺良可悲也

龍城錄一娼女震死云李林甫後身似非誣也

世之震死間有當其罪者足以警俗矣然不知
其罪而歸之前生者往往有之余甚疑焉夫賞
不踰時罰不避貴王者所以治世也曾謂聰明
如帝而有依違不斷者耶林甫之可震雖以髮
擢矣何以俟其沒爲娼而始震之耶其自昔病
國嫉賢如林甫者至不鮮何未震一人雖天網
恢恢不宜疎若是也巫咸安在安得一問之世
多傳秦檜死而爲牛天乎胡不牛于十二金牌

未發時乎又胡不牛于片紙未至獄中時乎又胡不牛于虜地而令肆毒于南國乎

陶長沙運甓有三義焉習勞一也養生二也戒不虞三也亂世軍旅之中不盡以語人耳不見韓魏公燈前客之事乎

海水潮汐解者不一宇內潮泉幾十處或曰泉之潮即海之潮也蓋地中水相通者也黔筑靈泉則尤異萬山疊嶂泉自石罅出爲一泓晝夜

消長。凡百次。好事者置石鼓以記之。亘古不易

游者不測。以爲有機械焉。聞者笑之。此礨砢間

安所置機械。卽置之安能久而不毀耶。或曰其

中有機。幾是也。非人之所爲也。非造物者之所

設也。渾沌之始。偶有値焉。其機倚伏恒久而不

已。有類于漢陰丈人之爲者。由人之爲以知天

之爲。天之爲。偶然者也。偶然者不可知。不必知。

或以寰中爲一身。昆詔其首。此爲吭。非也。吭有

百刻之期乎且昆詔何得爲褒中首也。





